

西域文化对元宵灯俗的影响^{*}

俞 秀 红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 西域文化在元宵灯俗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西域百戏伎艺的传入是灯俗形成的前提,隋炀帝燃灯礼佛是灯俗形成的根本原因,西域灯轮又促进了灯俗的发展。

关键词: 西域; 灯俗; 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20(2007)02-0065-04

元宵节又名上元节,元夕,灯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之一,灯是元宵夜标志性的物象,“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1]753}“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1]1079}都是对元宵夜灯景极其形象的描绘,考察灯俗形成及发展过程,可以发现西域文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 西域的百戏伎艺为灯俗 形成提供了前提

灯本是正月十五晚乐舞百戏的照明工具。从《岁时记》与《玉烛宝典》所记看,隋朝以前的正月十五已经是一个节日,但节俗与灯无关。隋前其他文献也未见有关正月十五灯俗的记载,可见,灯俗并不是前朝流传下来的传统,而是隋唐之际新兴的习俗。但正月十五晚至迟在隋初已有大戏。《隋书》卷四六《长孙平传》:“邺都俗鄙,旧号难治,前后刺史多不称职,朝廷以平所在有美称,转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数年,会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戏,画衣裳为鎧甲之像,上怒而免之。”^{[2]1255}《隋书》卷六二《柳彧传》:“窃见京邑,爰见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2]1483}这种大戏又称百戏,内容包括角抵、杂耍、幻术、寻橦、乐舞、俳優、斗兽、马术等表演,其中包含了许多西域艺术。《旧唐书·音乐志》:“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天竺尤甚。汉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国。”^{[3]1073}《汉书·张骞传》:“康居、月氏、大宛诸国使节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骊靬眩人献于汉。”眩人,即幻人。颜师古注:“今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

是也。”^{[4]269}骊靬,指古罗马帝国的亚历山大一带。《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朝贺,献乐及幻人,幻人能变化吐火,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5]2851}大秦即今天的罗马。寻橦,又名都卢伎。都卢,国名,其国人“体轻善缘”^{[4]3929},据法国费琅和日本藤田丰八考证,系指缅甸之“甘夫都卢”^[6]。1972年考古发掘的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部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乡和林格尔1号汉墓中有安息五案图^[7],几张案几重叠在一起,演员倒立其上,并做出优美的造型,汉代的画像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安息是中国古代对现在伊朗一带的称谓,表明这个节目也是从西域伊朗一带传入中原的。

汉张骞通西域后,汉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后汉书·西域传》记:“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5]2931}喜歌善舞的西域人到了中原,或经商,或从政,或传教,也带来与他们生活密不可分的乐舞活动。翦伯赞在《秦汉史》中写道:“汉武帝时代,是汉代音乐与歌舞的转捩点,正因为这一时代是汉代政治经济的转捩点,自此以后,迄于东汉之末,西域之道畅通,西域的乐曲,不断传入中原,于是在中原地区的音乐中,注入新的乐律,从而又改变了中国古典歌舞的场面。”^[8]确实,两汉时,西域的乐器、乐曲和舞蹈、杂技同时流入内地,既大大丰富了中国的乐器、乐曲和舞蹈,也使得汉武帝时传统的角抵戏发展成了节目繁多的百戏,《史记·大宛列传》记:“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角

*收稿日期: 2006-11-06

作者简介: 俞秀红(1975-),女,江苏盱眙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从事文学与文化研究。

抵,出奇戏诸怪物,……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9]张衡的《西京赋》和东汉李尤《平乐观赋》都详细描写了汉代百戏演出的盛况。西域乐舞百戏与中原角抵融会贯通兴盛于南北朝,尤因北朝统治者多胡戎之主,地接西域,故百戏规模日趋隆盛。《魏书·乐志》:“(天兴)六年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造五兵、角抵、麒麟、凤凰、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絙百尺、长竿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设之于殿庭,如汉晋之旧也。”^[10]北魏与北齐诸朝均热衷于此,《洛阳伽蓝记》卷一“景乐寺”:“至于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与乐舞结伴的还有“奇禽怪兽,舞汴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11]这些在宫中不定时演出的乐舞百戏,后来被老百姓定在了正月十五,之所以后来集中于正月十五,夏日新在《长江流域的岁时节令》一书中说除了与正月节庆活动有关,疑与十五日月明星稀,便于夜游有关^[12]。也正因为是在晚上,所以要照明,柳宗元《奏禁上元角抵戏》记:“鸣鼓聒天,燎炬照地”^{[2][1483]};《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记隋炀帝大业六年正月十五夜“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13]但这时的灯只是照明的工具,后来为隋炀帝所用,成为他礼佛的工具,从而灯也从幕后走向了台前,成为正月十五夜的主角。

二、燃灯礼佛是灯俗形成的根本原因

第一次将灯作为正月十五主角的是隋炀帝的《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

法轮天下转,梵声天上来。
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
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
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14][2671]}

站在楼上,俯视灯夜,不但感受到了旋转不息的法轮大法,也听到了空中缥缈的梵音,显然,隋炀帝燃灯是为了礼佛,从其时诸葛颖和诗《奉和通衢建灯应教诗》也可以看出:

芳衢澄夜景,法炬烂参差,逐轮时徒焰,桃花生落枝。
飞烟绕定室,浮光映瑶池,重阁登临罢,歌管乘空移。^{[14][2704]}

佛教于东汉时从印度传入中原,南北朝时已经

深入人心。隋炀帝礼佛有着极其浓厚的家庭背景。其父隋文帝杨坚就出生于佛教寺庙,并由寺庙里的尼姑养大成人,佛名那罗延,他“每日临朝,于御床前,置列高坐二所,一置经师,令转大乘,二置大德三人,通三藏者。”^[15]其母文帝皇后独孤氏小名伽罗,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曾把八十高龄的禅师昙崇迎入皇宫供养,尊以为父,自称师女。她为父亲独孤信特地建了一座赵景公寺。隋炀帝佛名阿摩,受父母的濡染,他亦大力发展佛教,唐僧道世总结他在佛教方面的功德为:“于长安造二禅定,并二木塔,并立别寺十所,官供十年。修故经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二部,治故经十万零一千区,造新像三千八百五十区,度僧六千二百人。”^[16]

灯在佛教中有特殊的意义。佛典中“无明”居于“十二因缘”的首位,是造业的根源,三界轮回的种种苦恼都因此而起,人受无明的束缚,犹如处于黑暗之中,精神受到雍蔽,而佛法就如明灯一样,破除无明,驱走黑暗,消除雍蔽,使人眼前豁然开朗。《华严经》说:“佛於暗障众生海,为现法炬大光明。”愚钝的众生太多了,佛为众生而现法炬,法炬即法灯,就是般若的光明,能够普渡众生。《大藏经》第84册绪诸宗部15悉昙部全“安养抄卷三”:“阿弥陀者○若人燃灯供养生阿弥陀佛国,即得天眼,见於一切十方世界诸佛”;同上“安养抄卷四”:“饭食沙门悬缯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无量寿佛化现其身”;第38册经疏部六“本愿药师经古迹上”:“灯者明也,幡者将也,救阎沈故须幡灯也”。平时的佛教寺庙中,佛前都要供灯。《法显传》“中天竺、东天竺记游摩头罗国”一节记:“安居后一月……众僧大会说法,说法已,供养舍利弗塔,种种香花,通夜燃灯。”^{[17][55]}同书“沙祇大国”:“祇洹精舍本有七层,诸国王人民竞与供养,悬缯幡盖,散花,烧香,燃灯续明,日日不绝”^{[17][72]}“摩竭提国巴连弗邑”记:“婆罗门子来请佛,佛次第入城,入城内,再宿,通夜燃灯,伎乐供养,国国皆儿。”^{[17][103]}佛陀对燃灯供养的重视,还可以从古佛的名称中窥见一斑,佛寺大殿上供奉的三尊佛像,被称为三世佛,如果是“竖三世佛”,那就是过去世的燃灯佛,现在世的释迦牟尼佛,未来世的弥勒佛,而燃灯佛被认为是释迦牟尼佛的师父。

正是因为灯在佛教中如此特殊的意义,以灯礼佛,隋炀帝选择了一个标志性的物象来表达他对佛的敬意,却无意中造就了一个全民性的狂欢节。唐以后灯俗逐渐变为娱乐性的节日,但礼佛的印记仍然可见。如崔液《上元夜》:

神灯佛火百轮张,刻像图形七宝装。
影里如闻金口说,空中似散玉毫光^{[1]667}。

又如章碣《上元夜建元寺观灯呈智通上人》:

建元看别上元灯,处处回廊斗火层。
珠玉乱抛高殿佛,绮罗深拜远山僧。
临风走笔思呈惠,到晓行禅合伴能。
无限喧阗留不得,月华西下露华凝^{[1]7654}。

三、西域灯轮促进了灯俗的发展

唐宋时上元夜的灯花样百出,灯树、灯楼、鳌山,一景甚过一景,而这些灯树、灯楼、鳌山都有赖于西域灯(镡)轮的传入。张说有诗《十五日夜御前口号踏歌词》:

帝宫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
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1]981}。

这里明确说明了灯轮由西域传入。新疆吐鲁番也发现了古代灯树的壁画。如图 1:



图 1 吐鲁番壁画“灯树图”。唐代

灯轮,是佛会灯具,又称法王轮,是法会上主要的供具,一般用锦绮金玉作装饰,上燃数盏灯。唐元宵节由宗教性的节日逐渐演变成了娱乐性的欢会,灯轮也从寺庙走向了日常。《朝野僉载·卷三》:“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18]由灯轮人们又发明了灯树、灯楼、鳌山。《开元天宝遗事》记:“韩国夫人,置百枚灯树,高八十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之,光明夺月色也。”^[19]《明皇杂录》记:唐玄宗时有南方巧匠毛顺,“巧思结创繒采为

灯楼三十间,高一百五十尺,悬珠玉金银,微风一至,铿然成韵。乃以灯为龙凤虎豹腾跃之状,似非人力。”^[20]整个灯楼设计可谓巧夺天工!宋时灯夜流行鳌山之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对此记的更为详细,年前冬至时就开始“绞缚山棚”,到了元宵节,“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灯山点燃后,万灯齐明^[21]。显然,灯树、灯楼、鳌山都是在灯轮基础上的进一步改进,使之更加复杂,精巧,使之显得更加奢丽。

西域人也会亲自送上珍贵的灯具并纵使皇帝燃灯游乐。《唐会要》卷 99“吐火罗”条:“麟德二年,(乌泾波)遣其弟祖纥多献玛瑙灯树两具,高三尺余。”^[22]《旧唐书》卷七本纪第七:“二月丙申,……初,有僧婆陀请夜开门然灯百千炬,三日三夜。皇帝御延喜门观灯纵乐,凡三日夜。左拾遗严挺之上疏谏之,乃止。”^{[3]161}祖纥多和僧婆陀都是西域人。

综上所述,不难得出,元宵习俗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形成的。没有西域百戏伎艺的传入,中国传统的乐舞难以发展为色彩斑斓的百戏,更不要说正月十五晚“燎炬照人”的场景;印度佛教的传入及其在中原的迅速传播,隋炀帝才会燃灯礼佛;而西域灯轮则在灯的工艺制作上为灯节成为狂欢性的全民节日提供了物质前提。

参考文献:

[1] 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 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 范曄.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 李占鹏.宋前戏剧形成史[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0 95.
[7] 董新林.中国古代墓葬壁画[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26.
[8] 翦伯赞.秦汉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544.
[9]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2 3163.
[10]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828.
[11] 韩结根.洛阳伽蓝记选译[M].成都:巴蜀书社,1991 55.
[12] 夏日新.长江流域的岁时节令[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9-39.
[13]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649.
[14]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5] 袁刚.隋炀帝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77.
[16] 道世.法苑珠林[M].大藏经第 53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1026.
[17] 章巽.法显传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8] 张鷟.朝野僉载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69.

[19]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M]. 茹明辑校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102.

[20] 茹明.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明皇杂录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977.

[21]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M].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 165-169.

[22] 王溥.唐会要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1773

责任编辑: 孟楠]

On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Region Cultures on Chinese Lantern Festival

YU Xiu-h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Western Region cultur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forming and developing the customs of putting up lanterns during Chinese Lantern Festival. The introduction of plays from Western Region is the premise of the formation of lantern customs, the lighting of lanterns to respect Buddha by Emperor Yang in the Sui Dynasty is the true cause for the formation of lantern customs, and the lantern rotations from Western Regio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ntern customs.

Key Words Western Region; Lantern Customs; Influence

(上接第 56 页)

[14] 钱伯泉.从《高昌主簿张绾等传供状》看柔然汗国在高昌地区的统治 [M]//敦煌吐鲁番学新疆研究资料中心.吐鲁番学研究专辑,乌鲁木齐: 1990.

[15] 李树辉. Sarīr Uḡ ur 考源——兼论龟兹回鹘与沙州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关系 [C]//段文杰,茂木雅博.敦煌学与中国史研究论集——纪念孙修身先生逝世一周年.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

[16] 哈密顿.五代回鹘史料 [M]. 耿昇,穆根来,译.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178.

责任编辑: 孟楠]

On the Place Name Yuli and Rouran

LI Shu-hui

(Institute of History, Xin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njiang, Urumqi, 830011)

Abstract The place name Yuli came from the tribe name of (J)yæ gir and Rouran was the ally of different tribes or a different phonetic translation of the tribe (J)yæ gir. When Emperor Xuan was in reign in the West Han Dynasty, this tribe migrated to Yanji and Yuli. Relative stable social environment la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trib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advanced Han culture in making iron farming tools and war weapons, their relevant institution cultures and the native Indo-European peoples in the Tarim Basin, this tribe developed very fast, which was why this tribe rose up in power after the Han Dynasty. This tribe was the earliest to believe in Buddhism in the Turkic tribes and used the reign title borrowed from the Han people. This indicates that, though far away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is tribe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Han culture.

Key Words (J)yæ gir; Yuli; Rouran; Wugus tribe